

「大学人文研究丛书」

清末民初思想和文学中的

「英雄」话语

李奇志◎著

清末民初思想和文学中的

『英雄』话语

李奇志◎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末民初思想和文学中的“英雌”话语/李奇志著.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6

ISBN 7-5351-4617-1

I. 清… II. 李… III. 近代文学-女英雄-人物评论-中国
IV. I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3713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 <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电话: 027-83619605
邮购电话: 027-83669149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430223·武汉市江夏庙山开发区汤逊湖工业园)

开 本:890mm×1250mm 1/32

2 插页 12.5 印张

版 次: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72 千字

印数:1-2 000

ISBN 7-5351-4617-1/G·3858

定价:25.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目 录

0 引论	1
0.1 从古代“英雄”到“英雌”	1
0.1.1 中国古代“英雄”的含义与特征	2
0.1.2 社会性别视野中的古代“英雄”概念	8
0.1.3 “英雌”浮出历史地表	10
0.2 研究现状及问题的提出	19
0.2.1 社会性别女性英雄指认与 20 世纪的中国女性 ...	19
0.2.2 研究现状	23
0.2.3 问题的提出	28
0.3 研究论域、方法与结论	29
1 男性：“英雌”话语的言说主体	35
1.1 “英雌”言说之语境	37
1.1.1 西风吹动女权潮	38
1.1.2 男性过量政治焦虑的性别置换	43
1.1.3 男性视阈中的民族国家与女性	49
1.2 “英雌”及其相关概念族群的出现和意义	52

1.2.1	“英雄”及其相关概念族群的生成	52
1.2.2	关于“英雄”的逻辑性概念要素	62
1.2.3	作为“概念工具”和“思想资源”	67
1.3	“英雄”话语的陈述要旨	72
1.3.1	致力于“才学”与“德性”	73
1.3.2	“当女国民”与“争女权”的双重变奏	80
1.3.3	铸造女魂与呼唤侠女	88
1.3.4	嫁夫娶妇与英雄英雄	94
1.4	中西“英雄”历史记忆的重构	101
1.4.1	作为神话的历史记忆重构	103
1.4.2	《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 神话化“英雄”的开端	107
1.4.3	表欧风：西洋女杰登陆中国	114
1.4.4	扬国粹：为民族殉身的女性风范	124
2	女性：“英雄”话语的实践主体	135
2.1	晚清至民初女性思想生活中的新因素	139
2.1.1	新型知识女性群体的产生	140
2.1.2	妇女报刊园地的大拓展	144
2.2	共事铁血：唱往应和中的“英雄”灿烂	151
2.2.1	桃花马上 琅琅吐辞	152
2.2.2	戎装铁血 “英雄”灿烂	160
2.3	在“英雄”话语的权力网中	166
2.3.1	女性“英雄”意识的飞扬	167
2.3.2	性别拯救策略：审视与利用	174
2.3.3	女子参政：英雄实践从为民族国家走向反抗男性	

革命同道	183
2.4 秋瑾:始信英雄亦有雌	190
2.4.1 从“天壤王郎”到“英雄有雌”	191
2.4.2 “闺装换吴钩”与“疑真”	196
2.4.3 革命道德追求中生命的凸显与遮蔽	201
2.5 吕碧城:冲天美人虹起	207
2.5.1 在媒体公共空间玉成文名	209
2.5.2 在“男女共进”中成就社会事功	213
2.5.3 “自己的园地”之经营	217
3 小说:“英雌”话语的想象载体	224
3.1 “小说正教”与“英雌救国”	225
3.1.1 小说作为拯救民族国家的工具	225
3.1.2 从“改良群治”到“英雌救国”	230
3.2 “英雌”构型的基本要素	234
3.2.1 应“引”而生:英雌速成的启蒙途径	235
3.2.2 英雌能量的乌托邦狂想	243
3.2.3 “演说”着的英雌	249
3.3 争女权女狱花开	256
3.3.1 《黄绣球》:稳健平和的女权改良维新	257
3.3.2 《女狱花》:激进—平和的女权感性实验	263
3.4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	268
3.4.1 自由结婚与抑“情”救国	270
3.4.2 “英雄国女”与以“色”救国	277
3.4.3 舍“情”事“色”与为国牺牲	284
3.4.4 以“身”救“国”:女性在民族革命中的“历史”	

使命?	288
4 意义:变迁通道中的“英雄”话语	294
4.1 流变:从“英雄”到现代“英雄”	295
4.1.1 “英雄”话语的式微	295
4.1.2 20 世纪 30—40 年代: 在“英雄”与现代“英雄”之间	303
4.1.3 20 世纪 50—70 年代:“新时代的英雄”	316
4.2 “英雄”话语与民族国家	323
4.2.1 从“英雄”话语看中国“民族/国家女权主义”的 政治正当	324
4.2.2 “英雄”话语与现代革命中的“性政治”	332
4.2.3 “国家他者赋权”与“女性自我赋权”	342
4.3 社会性别女性英雄指认与现代社会性别关系	347
4.3.1 作为“同路人”的男女共进	348
4.3.2 “男女都一样”	352
4.3.3 社会性别女性英雄指认与女性现代体验及主体 身份的确立	357
5 结语	363
主要参考文献	372
后记	386

0 引 论

0.1 从古代“英雄”到“英雌”

与历史上众多的文化现象一样,中国古代英雄文化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男性文化。无论在起源发生学层面,还是在社会性别身份指认层面,抑或是在现实表现层面,中国古代英雄文化都是以男性为言说对象和塑型对象的,女性基本上被排除在英雄文化之外。这种情状到清末民初这个“极端的革命的年代”^①有了较大的改观。中国妇女被视作“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②,“中国出现了一批批真正代表新社会力量的女性活动家、女讲演者、女宣传者、女革命家和女战士”^③。从此,她们开始了与英雄结缘,走上建设

① 霍布斯鲍姆著有《革命的年代》和《极端的年代》,他认为 19 世纪是“革命的年代”,20 世纪是“极端的年代”。王一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出 20 世纪中国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景:“它同时既是‘革命’的又是‘极端’的,是‘革命的年代’与‘极端的年代’的奇特的叠加形态,因而可以说是一个极端的革命的年代。”参见王一川:《现代审美性的革命颜面》,《浙江学刊》2004 年第 3 期。

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 35 页,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③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第 25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现代民族国家、解放自我的艰难历程。

那么,一批批中国妇女何以会在清末民初这短短的时间内,从两千多年的“雌伏”状态一变而为英雄呢?这期间中国的社会性别观念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其中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动因驱使这一现象出现呢?这些看似简单实则极为复杂的问题,与中国英雄文化的演变、晚清社会“大变局”的情势、民族国家意识的生成、中国女权运动的发生等现代性语境的生成是密切关联的。

0.1.1 中国古代“英雄”的含义与特征

在中国,所谓“英雄之名,起于灵帝时的农民战争,郡太守与刺史制度已为宦官及其爪牙所败坏,地方政治紊乱不可收拾,君主大权落于州牧之手,凡能匡扶汉室,安定天下,文能经邦,武能拨乱的人,便可以称为英雄”^①。可见,英雄的诞生既是历史的产物,又对社会形态有着相应的要求。事实上,综观东西方的史诗英雄或历史英雄描述,我们会发现其对英雄的生存环境叙述,有着共同的趋向:“不论在宇宙的自然秩序或者社会的规范秩序中,英雄及其意志行为首先需统一于社会整体,不论这个社会整体是建立在神话秩序或宗教秩序、农业型态或牧业型态上。”^②而且,这个社会整体型态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容许英雄狂狷性格的存在和意志的自由表现。另一方面,可以容纳英雄的个体生命本相的社会,往往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社会,不论它的基础是感性的或道德的;而这个感性或道德基础之所以体现高度的凝聚力,通常是与战争或者

① 贺昌群:《英雄与名士》,《贺昌群史学论著选》,第23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 林信华:《英雄不再的社会学意义》,《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纷乱的时代紧密相连的。所以,战争与冲突为英雄提供了适宜的诞生情境,在战争中整个社会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行动中经历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力。由是,战争弘扬了人类的“英雄情结”,人类的“英雄情结”又催发了战争的悲壮情怀。

就中国而言,汉末三国时代,风云际会,群雄并起,有天下之志的,皆以王霸之业自命,其时的游说之士也以勉修王霸之业鼓动时君。鉴于此,汤用彤指出:“天下大乱,则需英雄。汉末豪俊并起,群欲平定天下,均以英雄自序。故王粲著有《汉末英雄传》。当时四方鼎沸,亟须定乱,故曹操曰:‘方今收英雄时也。’”^①换言之,三国时期频繁的战争,各路豪杰“王天下”的激情,争王领袖对内部的凝聚力以及对手的势均力敌等等都是英雄之所以生成并浮出地表的历史要素。于是,胜者为雄更为王,因此,“英雄的意义正是代表王霸思想的运用”^②的概括,大抵是不错的。

何谓英雄?没有一成不变的答案。不过,在“英雄”生成的西汉末年,它倒是有自己的规定性的:“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英”之长乃“聪能谋始,明能见机”,“雄”之长乃“力能过人,勇能行之”;是故“英雄”为“聪能谋始,明能见机,力能过人,勇能行之”之人;简言之,英雄乃“文昌武称”之谓^③。不仅如此,刘邵还从概念的逻辑要素及其本

① 汤用彤:《读〈人物志〉》,《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7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② 贺昌群:《英雄与名士》,《贺昌群史学论著选》,第23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 刘邵:《人物志·英雄篇》,第10—12页,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据刘志伟的考察,“英雄”一词较早出现于西汉末年班彪的《王命论》一文中:“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另外方望《辞谢陇器书》,也使用了“英雄”一词。(参见刘志伟《“英雄”文化与魏晋文学》,第23—24页,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质内涵,道明了“英雄”所指的对象。“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要成就王霸大业则二者需相辅相成。“夫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聪谋始,以其明见机,雄之胆行之。雄以其力服众,以其勇排难,待英之智成之。”换言之,只有“聪”、“明”、“力”、“勇”四要素合理的配置合成,才能达致“英雄”之完美境界。等而次之,“英才”和“雄才”就只能是“偏之才,人臣之任”了。进而推之,只有“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①。因此,在中国,“英雄”最初所指涉的理想对象是帝王类的人物。

当然,概念层面的“英雄”内涵,代表的是汉末纷崩之际,文人对人类所要达至的一种伟大力量、磅礴气象和理想精神的期盼,而这往往与现实生活中对“英雄”的运用不那么相契不那么吻合。这一点在《英雄记》中有鲜明的表现。王粲的《英雄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记“英雄”的传记。虽全书已佚,今仅存部分佚文,但仍可看出该书“广收汉末各类‘英雄’,其标准之宽几乎让人难以想象”的特征:它“既收曹操、吕布、公孙瓒、袁绍、袁术、刘表、刘璋、刘备、孙坚等汉末群雄,也收其部属、从臣;既收文臣,也收武将;既收博平令刘虞、陈留太守刘翊、南阳太守成(王)晋等良吏,也收公孙瓒的佞臣关靖等;既收王匡等游侠,也收凉茂、张俭等名士,甚至隐逸之士向栩等也收入其中”^②。王粲对“英雄”人物的取舍是以他们所具备的文武才能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刘邵提出的“文武茂异”的“英雄”标准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要宽泛得多:在

^① 刘邵:《人物志·英雄篇》,第10—12页,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

^② 参见刘志伟:《“英雄”文化与魏晋文学》,第41页,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个人才能上,“英雄”既可以偏于“英才”,也可以偏于“雄才”;在道德观念上,“英雄”既可忠、善,亦可奸、恶;在价值取向上,英雄既可为民、为公,亦可为己、为欲。在日后的历史演进中,这种以“英才”、“雄才”为轴心的“英雄”观念,不但成为一种社会性的超越平凡的意识;而且成为一个美学范畴,既对叙事文学的英雄塑造予以引导,又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实践中得到充实与发展。从《史记》到明清小说,诞生了一大批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英雄形象,通过这些英雄叙事文本的广泛流传,英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甚至积淀为民族无意识中的“英雄崇拜”情结。

大致而言,由西汉末年发其端的“英雄”文化,到明清时发展为两种相反相成的英雄理念,即正统英雄理念和民间英雄理念。“所谓正统的英雄理念是以对历代王朝的文功武治的成败得失、功业大小论英雄,也就是依据对王朝夺江山、坐江山与固江山的贡献大小及其表现出的忠、勇、文韬、武略、智谋、才干、技艺等来判定英雄,帝王将相几乎皆为英雄豪杰。”^①以历史上汉末三国“英雄时代”的历史事实为蓝本创作的小说《三国演义》,是最为杰出的正统英雄理念的叙事文本之一。以刘备、曹操、诸葛亮等为代表的智慧型英雄和以关羽、张飞、吕布等为代表的力量型英雄,围绕着“王霸”事业所展开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争故事,成为中国正统英雄文化的标准表达。小说中的刘备集团虽然是“失败的英雄”,但他们的奋斗却标示了依照某种政治理想,重建社会秩序的强烈愿望,正所谓“小说讲述乱世英雄之逞强与争霸,关注的却是‘分

^① 朱德发:《晚清至“五四”:新文学“英雄理念”的嬗变与钩沉》,《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8期。

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势’”^①。依循这种赋予社会新秩序的霸业事功目的,在这类“王霸”英雄文本中,智慧型英雄往往是力量型英雄的领导者,前者的典型特征是能理性地审时度势,有洞察社会全局的胸襟,有超越性的社会事功目标,有克制个人情感冲动的坚忍意志。“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②煮酒论英雄时,曹操的这番话当是帝王智慧英雄的精神写照。总的说来,封建政治体制中的文臣武将“英雄”与创业帝王“英雄”,是中国历代王朝所推许的正统英雄观念的形象外化。

如果说,《三国演义》代表了“帝王争霸”的正统英雄观念的话,那么,《水浒传》则集中表现了民间英雄理念的文学想象和演绎。“所谓民间英雄理念就是平民百姓的英雄观。”^③这种英雄理念比较驳杂,“不仅历代王权的仁君贤相是英雄、为民请命的清官廉吏是英雄、守边拓疆的骁将勇士是英雄,而且那些造反起义、除暴安良、劫富济贫、仗义行侠、替天行道的侠客武士更是英雄。”^④一般说来,尚武击剑、任侠好义的力量型英雄更为民间英雄理念所推崇,《水浒传》就是这种观念的集中体现。这是一部描写男性的书,特别倾向于对力量型英雄的赞美。这些力量型英雄,大都是一些体魄强健、武艺高强,追求个人英雄名誉的勇士,他们强烈的不受束缚的生命冲动所表现出的自由意志行为,形成感性英雄的突

① 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第30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② 罗贯中:《三国演义》,第1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 朱德发:《晚清至“五四”:新文学“英雄理念”的嬗变与钩沉》,《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8期。

④ 朱德发:《晚清至“五四”:新文学“英雄理念”的嬗变与钩沉》,《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8期。

出特点。勇敢刚直,好勇斗狠,蔑视死亡,是力量型英雄的理想人格。在西方,“荷马时代”是力量型英雄的时代。以赫刺克勒斯、阿克琉斯等为代表的古代希腊英雄,都是不屈服于压力、率性而为,以个体的情感为中心的野性英雄。中世纪以后,这种英雄日益减少,原因是后起的“你必须服从”的民族国家观念窒息了这类“英雄”的生存空间。在中国,这类源于汉末的英雄却一直有着强劲的生命力,到《水浒传》时达致了人们推崇的极限。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绿林式力量型英雄往往通过“忠义”的血脉与智慧型英雄相勾连,而使自己成为封建体制内的武将英雄^①。

根据上面的讨论,可以大致归纳出一些有关我国古代“英雄”的认识:

第一,就生成环境而言,“英雄”的出现是汉末三国战乱时期的产物,拨乱反正的历史境遇要求“文武茂异”者应运而生,以平定祸乱,统一国家。所以,战争冲突、权力争斗是“英雄”辈出的绝佳温床。

第二,就包孕的意指及所指的对象而言,“英雄”观念从封建王朝“文武”立国的思想出发,突出强调“英雄”概念的核心内涵是“文”“武”兼备的全面性能力。这种意蕴在审美品格上表现为一种阳刚的美;在所指对象上经过了从窄到宽的发展过程,从最初的主要指帝王英雄,发展到后来的民间绿林豪杰,都成为“英雄”包罗的范围。

第三,就功能而言,“英雄”具有赋予社会秩序、意义的作用,他们的功能直指社会事功的建立,个人名誉的成就。

^① 参见孙绍先:《英雄之死与美人迟暮》,第5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0.1.2 社会性别视野中的古代“英雄”概念

有意味的是,当我们把“英雄”这一“中华民族人才最高层代表意义”^①的概念还原于男女两性共存的历史天空,我们便会看到:“英雄”主要是一个代表古代男性气质/主体的最高级名词,而女性在这一气质/主体中几乎是存在的“盲点”。从社会性别理论视角切入,我们可以洞察到,古代“英雄”言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男权社会性别制度的产物,“英雄”概念存有许多“去女性化”的特点。

首先,就“英雄”的起源而论,英雄源出于战争,战争与英雄相伴相随。在中西文化中,战争一再被规定为男性的事业,它为男人的嗜血,争强斗狠提供了一个施展的场所。而女性往往则被视为战争的重要诱因。众所周知,荷马史诗记述的是因旷世美女海伦而起的一场长达十年的战争,正是这场争夺美女的酷烈战争,造就了西方描述男性杰出品性的专有名词——“英雄”,并进而探讨了英雄的理想及其全部矛盾。更不能忽视的是,荷马史诗奠定了英雄叙事“英雄美人”构型的基础,从而使“英雄美人”成为了英雄史诗的灵魂。如是,女性在英雄序列中的位置就只能是使英雄得以生成的某种媒介物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军中有女气难扬”的观念。战国秦汉时的民间礼俗中,就有对妇女从军表现出否定倾向的内容,《商君书·垦令》中严格规定:“令军市无有女子。”到汉代亦如此,《汉书·李陵传》记载:“(李)陵曰:‘吾士其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李)陵搜得,皆剑斩之,明日复战,斩首

^① 刘志伟:《“英雄”文化与魏晋文学》,第54页,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三千余。”清代缪西复依氏、青村杞卢氏的《都门纪变百咏》，是记叙庚子前后义和团运动期间京津地区情景的竹枝词，其中描写“红灯照”的内容有“军中有女气不扬”句。看来，在中西传统文化中，战争与女性的关系都主要表现为“战争，让女人走开”。那么，从理论上说，女性成为刀光剑影的战场中的英雄也就很难了。

其次，从所指的对象及包孕的意指而言，“英雄”概念也并不指涉女性。从普遍意义上说，中国的社会性别身份认同是排除女性习文的，更遑论练武了。“女子无才便是德”是中国社会的古训。班昭的《女诫》，被认为是中国经典的女子教育专门著作。《女诫》共七篇，依次为《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其中《卑弱》是贯通全书的宗旨。班昭在《女诫·卑弱》中，是这样划分男女之间的刚与柔、强与弱的鲜明界隔的：“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责，女以弱为美。”“女以弱为美”的观念，后来成为千百年来规范女子思想行为的铁律。而所谓“男女异行”所规定的社会角色差别，也形成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如前所述，王粲的《英雄记》广收汉末各类“人才”作为其时的英雄，里面就没有一个是女性。事实上，在传统的中国人看来，英雄的本质特征就是对内的控制力与对外的征服力。《三国演义》被男性批评家称为“排斥女性”的英雄俱乐部；《水浒传》虽在108个英雄坐次中给女性留了3个位置，但其“厌女症”情结已被学者们反复论证^①。因此，从中国古代社会的男女社会性别身份的确立看，英雄之“人之文武茂异”者的界定，从概念预设上说是以男性为言说对象的。

^① 参见孙绍先：《英雄之死与美人迟暮》，第50—5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再者,儒家社会性别理论是建立在“三从”和“男女有别”(男/外,女/内)这两大支柱基础上的。“中国社会经常被说成是建立在内、外空间严格分离基础上的,女性被定位于‘内’里,而男性则被置于‘外’中。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家庭是在男女分工基础上运行的,女性被禁止参加科举考试,因之,她们也就被阻隔于官员任命之外。”^①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古代女性长期被排斥在社会事务的公共空间以外,也就不可能经由金戈铁马、沙场醉卧或是挥斥方遒、激扬文字的方式步入英雄伟业的行列了。反之,则只能像花木兰那样,披挂上阵,杀敌立功,请赏封爵——冒充男性角色进入秩序。但在这“女易男装”中,以男性英雄为主体的社会秩序对女性的排斥不更表现得淋漓尽致吗?

说到这里,我马上需要申明的是,尽管古代英雄文化从理论上说是以男性为言说和塑型对象的,但在实践运用中它却呈现出些许的裂隙,并没有完全排斥女性的参与,特别是在王朝遭受外族入侵的危机时刻,女性往往代夫出征,如穆桂英、秦良玉等就是如此,并因此被称为巾帼英雄。应该明了的是,这些特例的出现,并不能淡化男权社会性别制度英雄观念的“去女性化”问题,相反她们成为英雄后的遭遇(穆桂英再次雌伏,秦良玉屡遭男性毁谤诬陷),倒进一步印证了古典“英雄”意识的男性霸权性。但,正是从这些许的裂隙中,从个别女性成为英雄的事例中,我们看到了女性逐渐走向“英雄”之列的可能性。

0.1.3 “英雄”浮出历史地表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英雄”是动态和发展的历史概念,这就

^① [美]高彦颐著、李志生译:《闺塾师》,第1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